

新故事选

彩 蝶
借 新 娘
会 做 媒 的 自 行 车
如 此 恋 爱
“鬼”讨债
三百元的故事
“金连锁”传奇
王奶奶的小枕头
喜宴上的喜客
二十只鸡的故事
竹 杠 桥
“金奖白兰地”
桃花镇奇闻
寡妇门前
“鬼人”的婚礼
红 豆 草



借新娘

借新娘

周 玉 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借 新 娘

周 玉 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新华书店 经销 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6.25 字数：324千 插页：2

198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800册

统一书号：10157·259 定 价：2.25元

ISBN 7-227-00046-X

I·10

目 录

喜宴上的喜客	1
二十只鸡的故事	11
“温书记”与“惹不起”	22
脱柄锄头	36
书记盖房	43
竹杠桥	48
油厂长请客	56
安家	64
“金奖白兰地”	72
粮站风波	81
桃花镇奇闻	88
瞎子摸猪	92
毒鸭子	96
岔路	104
芝麻大个事	111
王老五卖肉	120
张三哥砸锅	127
瓜子妈	136

奇怪的代表	147
金凤赎婆婆	153
假信真情	170
“鬼人”的婚礼	179
风波	185
富根买老婆	193
憨哥娶亲	202
祸福缘	208
寡妇门前	213
皆大欢喜	224
“庄稼精”选婿	231
“苗员外”择婿	244
李万能递降书	256
查底	266
李小娥闹分家	276
三兄弟分家	284
家婆选贤	291
两个医生	295
送“财神”	302
红豆草	311
彩蝶	319
借新娘	330
姑嫂奇缘	337

会做煤的自行车	345
足下留情	352
“保密”工人	360
如此恋爱	365
一见钟情	369
米兰的教训	374
一场好梦	380
“鬼”讨债	390
为了一百个称心	400
五十根火柴头	408
三百元的故事	418
三个戴大口罩的人	427
“金连锁”传奇	431
火车到站以后	439
失足恨	446
母亲的故事	453
土瓦罐案件	457
远方来的怪客	462
“账，以后算嘛！”	469
经理病危	473
他为什么回国	480
摆渡口的香烟摊	486
九颗夜明珠	495
王奶奶的小枕头	505

喜宴上的喜客

一九七七年立春后的第二天上午，在一个偏僻的小乡镇上，来了两位陌生人。走在前边那位，年纪五十以上，四方脸，中等个，满头黑发中夹着根根银丝，络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两眼深沉、温和，但略显出威严。他身后那位，二十多岁，长得膀扎腰圆，浓眉大眼，给人一种魁伟而机灵的感觉。

这天不是赶集的日子，街上显得冷冷清清。两位陌生人自东而西，正在不紧不慢地走着。突然，一位老太太从身后赶上来：“同志，买鸡吧？你看这两只母鸡，又大又肥，只要四块六毛钱。”两人止步回头，见老太太面如核桃，发如银丝，左胳膊弯挎只竹篮，篮里装着两只大母鸡，正用乞求的眼光望着他们。年长的陌生人开口问：“大娘，背集卖鸡，一定有急事吧？”老太太叹口气说：“可不是嘛，没急事，我才舍不得卖哩。你看这两只大芦花，一天下两个蛋，可准时啦！全指望它们给我屙几个油盐钱哩！”老太太说着，轻轻地抚摸着鸡，泪水止不住夺眶而出。年长的陌生人又问：“大娘，您有啥急事？”老太太望望前后没人，低声说：

“俺公社郑书记今天娶儿媳。大队支书通知各家各户送礼，最少五块。我一个孤老婆子，上哪去弄钱？大前天卖鸡蛋还剩四毛六分钱，没法子，只好卖了鸡把钱凑够。”一旁的年轻人听了这话，愤愤地说：“您不给他送礼，他又怎样！”老太太连连摇摇头说：“哎哟，我的老同志，我可没那个胆量！得罪了那些老爷们，我这个五保户老婆子，以后就别想过了！”

那年长的陌生人，右手虎口叉着下巴，沉思一下说：“大娘，这鸡我五块钱买下来，您替我保管着，先领我去送礼吧。”老太太一愣：“你们也是来送礼的？”那年长的陌生人笑了笑，掏出钱递给老太太说：“大娘，走吧，再晚就赶不上喝喜酒了。”老太太连声应着，接过钱，领着两位陌生人，直朝公社大院走去。

他们走到镇西门外的公社机关大院一看，果然是另一番景象：彩门耸立，红灯高挂，细香扑鼻，喜气洋洋。他们正要进大院门，突然从远处大道上一溜行驶来几辆披红挂绿的汽车，只听得一声喊叫，院内涌出一股人流。顿时，锣鼓喧天，人声沸腾，唢呐高奏，鞭炮齐鸣。在一位中年干部声嘶力竭的喊叫声中，人们两边排开，夹道欢迎。那一溜汽车离公社机关大院几十米远的地方，鸣笛、减速，缓缓驶来。只见前面是一辆明光闪亮的小轿车，车头上贴着大红“囍”字，车顶上十字交叉挂着红绸红花。后面几辆汽车上，塞满了大大小小、红红绿绿、长长短短、高高低低的嫁妆。

这时，两旁的人群中，有的哼鼻子，有的咧嘴巴，有的

瞪眼睛，有的叹着气。这个说：“好排场呀，这一辈子总算开了眼界。”那个说：“你小子别眼热，谁叫你没开动阎王爷的后门，这辈子投错了胎。”这一个说：“旧社会老财家办喜事，最排场的是八抬大轿，现在，啧啧……”那个说：“这算啥，将来，新娘还要坐飞机哩！”

两位陌生人，听着人们的议论，等这一溜汽车进院后，便跟着卖鸡老太太走进大院，来到一间贴有“接待室”纸条的房间。

房内，一个三十多岁的人正坐在办公桌前，“劈劈啪啪”地拨着算盘，桌上放着红、蓝、黑、白四种颜色的本本。他见有人进来，忙站起来，热情地向年长的陌生人欠了欠身子，说：“请坐，请坐。”

年长的陌生人还未接话，老太太急忙报了自己所在的大队、小队和姓氏，随即摸出那五元钱，颤抖着递了过去。

那个人接过钱塞进抽屉，顺手拿过桌上的白皮本本记录下来，又朝两位陌生人谄媚一笑：“二位贵姓？”

年长的陌生人回答说：“我叫赵老大，他姓赵，都是县银行的。”说着，从衣袋里掏出十元钱，“这是俺俩的礼钱。”

那人的脸顿时沉下去，谄笑变成了讥笑，接过钱，又在白皮本本上划了几笔，冷冷地说：“请到大会堂去吧，那儿有烟有茶，自个来。”说完，又埋头拨起了算盘。

老太太用手轻轻拉拉那年长的陌生人，向外努努嘴，于是他俩便随老太太出了接待室，朝大会堂走去。不一会，三

人来到大会堂，从侧门进去，只见里面站的、坐的、蹲的、躺的，大概有二百多人。中间一张大桌，桌上放有几条香烟和一堆碗筷。桌旁一口大锅、一只缸，缸内是热气腾腾的茶水。

两位陌生人正在观看，身后响起一个声音：“你二位摸错地方了吧？”两人回头一看，只见门旁靠墙蹲着一位中年农民，正拿眼翻他们。年长的陌生人在中年农民身旁蹲下，笑着说：“怎么，这喝喜酒还分地方？”中年农民打量一下对方，说：“看样子你二位是外路人，不知道这里的新规矩。”年长的陌生人饶有兴趣地问：“都有些啥新规矩？”中年农民回答：“你没见接待室那几个本本？白皮本上记的是十元以下的礼，黑皮本上记的是十元以上的礼，蓝皮本上记的是车子、手表、缝纫机等大家伙，还有那个红本本，上面记的礼物不分多少，都是公社书记以上的大人物。招待当然也按本本。一等的在后院小客厅，席面上鸡鸭鱼肉、山珍海味、‘西凤’‘茅台’，应有尽有。二等的稍次，在办公室。三等的在会议室。咱这儿的都是末等，挂不上号，上不了席面，吃的是大锅饭！”

年轻的陌生人听了这番话，冲口而出：“真是岂有此理！”中年农民冷笑着说：“理？啥叫理？有权就有理，有钱能买理，王八吞了真理，苦了咱们这些老百姓。”他说着，起身走到桌前，拿过一盒烟，说：“你看，才八分钱一盒，哼，吸一天也不够本。老子不会吸，也要学着冒冒气！”

年长的陌生人听他这么一说，略微思索了一下，给老太太找个地方坐下，便在人群里东游西转，聊起话来。转眼到了下午三点，会堂里还没有开饭，人们饥饿难忍，牢骚满腹。一个小伙子奔到桌前，拿起一副碗筷，“丁丁当当”敲起来。其他青年人也是一哄而上，各操一副碗筷，学着小伙的样子敲将起来。霎时，大会堂里响起一片“丁当”声。看着这个情景，年长的陌生人上前问：“到这时候，为什么还不开饭？”中年农民说：“为什么？你想想嘛，现在头等席还没散哩！”年长的陌生人低头沉思了下，便转身向外面走去。那年轻的陌生人也急忙跟着跑了出去。

两人出了大会堂，来到会议室，见里面无精打采地坐着一群人，正在吸着烟，嗑着瓜子，聊着闲话。他们又来到办公室，见里面也坐了不少人，这儿有烟、有茶，还有水果糖、花生之类的东西。他们没有停步，径直又朝后院走去。

后院与前院隔着一道砖墙，中间一道小门，门前立着两个佩带“值勤”袖章的民兵。围着“国营食堂”白布围单的服务员手端条盘，出出进进，往来穿梭，满头大汗。院子里寒喧声、喝彩声、吆五喝六的划拳声，还夹着阵阵狂笑声。

那两个不知厉害的陌生人，来到小门前就往里闯，被两个值勤民兵不客气地挡住了。年轻的陌生人：“我找你们公社书记有事。”一个民兵说：“郑书记有过吩咐，闲人一律不准入内。”年长的陌生人平心静气地说：“那好吧，麻烦你们去喊一下郑书记。”

正在这时，从后院小客厅里走出一位四十多岁的干部，

他来到门前，对一个民兵说：“快让司务长再拿两瓶‘茅台’来。”那民兵不敢怠慢，应声而去。另一个民兵指着两位陌生人说：“郑书记，这两位同志找您。”原来这个干部正是今天喜宴的主人，公社书记郑全。他抬眼看了陌生人一眼，挥挥手说：“你有事，我也有事，明天再来。”说完，转身就走。年长的陌生人说：“别急嘛，我只说一件事。”郑全停住脚步，回过头来，不耐烦地说：“啥事，快讲。”年长的陌生人问：“已经三点多了，前面怎么还不开饭？”郑全听了，吊泡眼一翻，冷冷地回答说：“就为这事？真是狗咬老鼠，多管闲事。饿了？街上有食堂。”说完，扭头便走。那年轻的陌生人忍无可忍，突然厉声喝道：“回来！”

听到这吼声，郑全“忽”地转身，驴脸拉下一尺多长，两眼闪着凶光，一步一步逼向陌生人：“你们要干什么？”那年轻人刚要张嘴答话，给那年长的陌生人用目光制止了。

这时，大会堂那些送礼的农民等得焦急，也一群群走来。他们见这边发生了争吵，便围上来看热闹。年长的陌生人指着那些农民，平静地说：“书记同志，你看看，社员下午还要干活，你吩咐一声，快给他们开饭吧。”

郑全耸耸鼻子，说：“开饭不开饭，你管得着吗？真是鸡屁股上拴草绳——扯蛋！”

年长的陌生人眉毛一扬，又克制住了，依然平静地说：“我再说一遍，请你快安排开饭！”

堂堂的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在自己地盘上，何时听到过这命令式的语调？何况又在众多的社员面前，岂不大煞威

风！他顿时火冒三丈，大声吼道：“你是干什么的？再闹，把你抓起来！”

那位卖鸡的老太太替两位陌生人担心，挤到前边，拉拉年长陌生人的衣袖，小声说：“算啦，咱还是回去等着吧。”

那位中年农民也急忙上前说：“郑书记别发火，这全是误会，他们两位也是给你送礼的。”

郑全用鼻子“哼”了一声，向一位民兵命令说：“把张秘书喊来。”不一会接待室那位中年人奔了过来。郑全指着两位陌生人说：“把他们的礼退了，让他们走路！”年长的陌生人冷笑着说：“能不能把你收的礼全部退掉？”

这时，门前的人越来越多，里三层外三层，密密麻麻，围了个水泄不通，一双双愤怒的眼睛盯着郑全。郑全顿时脑羞成怒，挥手向几个民兵命令说：“这家伙存心捣乱，扰乱秩序，破坏治安，给我抓起来！”

年长的陌生人微微一笑，若无其事地从衣袋里掏出烟斗，吸起烟来。

几个民兵正要上前动手，只见那年轻的陌生人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厉声喝道：“不准动！”

这一声真如晴天霹雳，霎时，周围的人惊得大气不敢出一口；那几个民兵惊得动也不敢动了；郑全也给吓了一大跳。年长的陌生人责备地看了一眼年轻的陌生人，年轻人两眼依旧怒视着郑全。

这时，从客厅里拥出一群人来。为首的那位，年龄在五

十岁上下，脖子粗短，身躯肥大。他来到门外，醉眼朦胧地打量着两位陌生人，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年长的陌生人望了对方一眼，说：“你就是县委书记老李吗？”这人傲慢地“哼”了一下，说：“我问你，你们是哪来的大人物？开口老李、老张的，简直是来胡闹，是成心破坏治安，还有没有王法啦！呸？”接着，他向民兵挥挥手，“把他们先关起来，酒后再处理。”

年轻的陌生人上前一步，喝道：“放肆！这是赵书记！”郑全瞪着血红眼睛说：“什么赵书记、李书记的！这是我的地盘！在我的地盘上胡闹就不行！给我抓起来！”

正在双方剑拔弩张、相持不下时，忽听“嘀——”一阵喇叭声响，一辆小吉普驶进公社大院，“吱——”一声刹住车，县委第一书记老刘走了出来。他一眼瞧见年长的陌生人，赶紧奔过去说：“赵书记，您让我好找。上午我接到地委的电话，说，中央通知您去开会。”

老刘的话如同一个炸雷，惊得那位姓李的县委书记和郑全等人，三魂缥缈，七魄悠悠，一个个如同木偶似地呆住了。

原来，这年长的陌生人是新调来的省委第一书记。他上任不到二十天，便接到这个偏僻小县群众的数百封上告信。他想：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举，如不彻底纠正不正之风，整顿党风党纪，怎么可能带领广大群众同心同德地干四化？他决心通过了解一个县，来查明问题的症结所在。前天，他在电话上给这个地区的地委打了个招呼，便带着警卫员小张来

到这个县城。恰巧县委第一书记老刘去水库了。他们便自己乘客车来到这个镇上，转道去水库找老刘，没料到在镇上碰上了这么一场喜事，如此良机，岂可错过，结果，就演了刚才那幕悲喜剧。

这时，他见老刘到来，便笑着说：“赶到这里来喝喜酒，没想到喜酒没喝上一口，差一点被抓起来了。”

老刘回头冷眼望着郑全等人，说：“这是省委第一书记赵勤同志。”

郑全脸色煞白，头冒冷汗，一句话也说不出。姓李的县委书记心惊肉跳，但毕竟官大胆大，经验丰富，他战战兢兢地走到赵勤跟前，结结巴巴地说：“赵书记……我……我检讨……”

赵勤同志严厉地说：“检讨？难道你干这些事之前真不知道错和对？看一看我们的群众，解放二十多年了，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买油称盐还得靠鸡屁股银行。可你们呢！为群众想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说着，他朝人群中扫一眼，指着公社秘书说：“请把你手中那四个本本给我。”

那秘书不敢怠慢，急忙毕恭毕敬地将那四个本本交给赵勤同志。他接过来，又转手交给老刘，说：“把黑皮和白皮本上记的礼，当场全部退回，蓝皮和红皮本上的礼物，全部没收缴公。麻烦你代办一下！”

赵勤同志说完，领着警卫员小张向小车走去。这时，那卖鸡蛋的老太太如梦初醒，急忙挤出人群，赶上前喊了一声：“赵书记，你的鸡！”赵勤同志停下脚步，回过头亲切

她说：“大娘，这鸡留着下蛋吧，还能换几个油盐钱。您多保重，今后我会再来看您的！”说完，和警卫员一起上车走了。

老太太看着远去的车影，忍不住失声哭了起来。那中年农民却咧开嘴巴对老太太说：“大娘，你哭什么，这是喜事嘛！”说完，找来一串鞭炮，“劈劈啪啪”地放起来。紧接着，锣鼓齐鸣，唢呐高奏，公社大院内外又沸腾起来了……

王国全 曲凡杰

二十只鸡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今年正月二十。

这天晚上，寇楼公社寇楼大队寇楼生产队开会选举新队长。

说来也巧。第一次投票结果，得票最多的两个人是张大憨和原生产队长王二能。而这两个人票数又一样多，都是五十票，叫谁当队长？定不下盘子。大队支书石三海叫大家酝酿酝酿，再投一次票。并且说：“这几年二能干得不错嘛！”

在场的人都是吃饭长大，谁听不出支书话里有话？一个个嘴巴象贴了封条，谁也不吭气儿。

寇老松心中不服，把烟袋锅儿朝鞋底上“叭叭叭叭”磕着，从嗓子里咋出一口老痰，“呸”，吐了四五尺远，开口说道：“支书叫酝酿，我说两句！谁干的好不好，大家心中有数，反正这次要选个有良心的队长。要不然啊，咱寇楼生产队怕看着人家盖房起屋吃杠子馍了，俺家里那二十只老母鸡怕又要被人割了尾巴拎去吃肉哩！”

寇老松这话虽然没指名道姓，但是谁都能听得出来是说